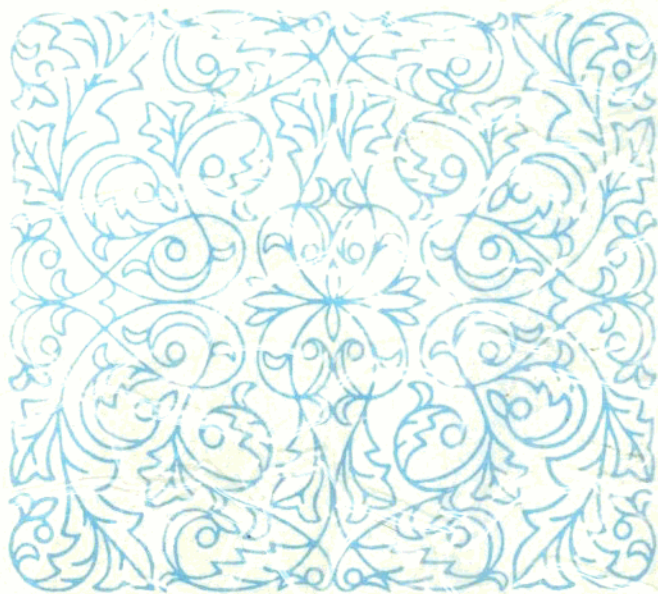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2 •



第十二編

甘 陝 山

肅 西 西

這一天

一名(山西)太(原)

五月的天氣老是四點多鐘就明啦。

這個典型的北方風味的「四合頭」院子裏，是靜悄悄的。街上也是這般靜靜的。

人們都還在被子裏甜甜地過他們的五月廿號的最後一條尾巴。可是，上帝創造了一個不算不嚴重的威嚇喚醒了東房裏住的一位軍官太太。時間：五點有餘。

這位太太提著滿肚子的往下沉的氣，拿腳尖移動着步子。

北房裏有女人的醒來的咳嗽。

「張太太，起吧！六點啦！」

她起得早，她就慣會把時間盡力地拉下去。這可不知道是怎麼個意思。

「噢，王太太起得真早哇！」隔著一道玻璃窗，但聲音還是那麼響亮。

大家都起來了，這個新鮮的沒有什麼紀念的日子開始了。

「張太太，飛機今天來呀，不怕嗎？」

「聽他們胡說，那裏話，又不打仗，又不……」安慰。

「真的哩！人家通說，說來五十架！」她想把這個「怕」轉給別人。

別人可不信。

有人在廚裏作早飯，太太和先生們就都坐在屋子裏拉開話：飛機炸彈一直還拉不到知道什麼「烏托邦」裏去……

「王先生」另一位不是王先生說，紙紙留在嘴上的茶葉桿，「你們那裏邊，也聽說這兵往北開的事情不？」

「開哩，昨天×××的一族人也開到了……」

「那麼，還打×××本的消息是真的啦吧！人家說昨天×××坐飛機到陝西去，說是和……商議着出兵！」

昨天可真有一兩架飛機在這個小坡上繞過好幾回圈子。報上也說上邊坐的是誰，到那裏去。

「人們說：西門外趕造了一個放二百架飛機的大飛機場，這可不知道是真的？」對張太太說過話的那位軍官太太說。

「說不清反正老×這一回是要死幹的！」

王先生講話的態度比那位「老×」都堅決。

「不行啦，不和這×本幹一下不行啦！老百姓都沒活處啦！」

「我昨天聽侯團長太太說，」說話的是張太太，「政府開到河南三十萬大軍，一開火，馬上就能調過來！」

「政府還給老×發五十萬款子作軍餉，一兩天就來了呢！」

「老×也知道，反正不和×本幹一下誰也不成啦！」

「這消息可是秘密的呀！到處都有人家的武官，特務隊！」話於是乎一轉，「中國人也太不掙氣囉！中國人不和中國人一條

心，可是幫着敵人辦事，當人家的探子」

「公家叫老百姓們挖土窖——」

「噢，前幾天散那傳單就是。」軍官太太在這裏插上一句嘴，可是別人沒有注意她……

「……就是預備着——開火，×本飛機來扔炸彈。不怕——」

又一轉，「到那時候，咱們到村裏去，一丈多厚的土窖！」

這時候各人都去吃過了早飯，（注意，可不是同時。）王先生上辦公去了，別人還都在，而且又來了兩位客人：

「我們汽車隊一兩天往北開呀，這一回政府已經下了決心！」客人之一說，他大概是汽車第幾隊的司機。

「哦！」主人還想聽下去。

「街上說，××黨給來了信，說他們願意打前鋒，兩家講和……」

在另一塊地方的另兩位朋友：

「雙方最近已有了默契，準備停止內戰，一致北上……」

「恐怕這是煙幕彈，在事實上那鴻溝……」

「不過客觀地說，這是有充分可能的，因為……」

「在民衆的壓力下……煙幕……是上焉者的慣技！」

這事情可真說不定。

於是我們又到了一個新地方。

「天津白糖有行無市，中國糖八塊一包，日本糖只賣五塊！」

「走私利害……」

「煤油價落……」

離開這清雅的橫房，就是該我們鑽進機器，皮帶，鐵輪裏的時候了。

工人們輕易都不肯在工作時間說話，因為那要費十倍以上的力氣才能叫對方聽見；而且，一回一回的打金。

「嗨，老李鬼子來了，你怕不？」

「爛南瓜才怕！老子只等一出兵就去抗槍桿。反正比在這裏邊輕省些！」

「咱們不能活啦！不用說等鬼子來了！來了更不行，報上不是登着鬼子用中國人作了工，又把他們都打死扔到水裏去喂王八！」

「狠透了心的……」

「遲早你瞧着外國人都沒一個好玩意都轟出他們去！」

「老劉可不能這麼說，外國裏的工人也和咱們一樣呀！你不聽說……」

下午：

一大串汽車從西往東開去，裝滿了木箱子，大蒲包，灰衣服。乾燥的石子路上飛起一條長長的土尾巴。這時候，作者打北往南穿過了這一陣灰塵，什麼也弄不清，閉住眼，閉住鼻子……只有一股強烈的汽車味和說不來什麼味道的沙土。

晚上：

作者還想讓讀者知道一些「上場者」們對這件事的見解，可是，對不起得很，竟一根毫毛也沒找到。

好像都沒有睡醒

戈 划 (山西太原)

留心了一整天，也沒有看見或聽見什麼出奇的事；今天，在這裏竟然是這樣平靜。

昨夜睡得很遲，因為喝水太多了，醒來了一次。隣家（大約是個旅長）正在炒菜，在深夜，冷菜放到熱油裏面，聲音格外清脆。還不到兩點鐘呢，可是已經是五月二十一日了。想着這時候出去也見不到什麼，便又閉住眼等睡。

有些睡意了。不知道那位先生在惡狠狠地咕噥了兩句什麼，接着咬牙，出長而粗的氣。這一來，我又不能入睡了。

起來，已經六點鐘了。院子裏靜悄悄的。出外邊一看，倒是個蠻好的天兒：天空沒有一片雲，翠藍得有些迷人。

照常地吃飯，上課。

在教堂裏聽見飛機的聲音，悶悶的，不好聽；很多時候了，還能聽見呢。從窗口望出去，看見移動得很慢。——這是誰坐着呢？怎麼不下來走呢？——走還比這快呢，我想。

爲了看一個在病着的朋友，從街上走了過去。去和回來都沒

有聽見什麼事兒。人們在今天也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那樣長的街道，才那末幾個人；而半數以上，還是拉車的和攔小攤子的。

攔小攤子的在打瞌睡，靠在他們的坐位裏；拉車的也在打瞌睡，靠在他們的車子上；從街上走過的人呢，也好像在打瞌睡；臉皮子弛緩着，眼皮子拖拉着，東倒西歪地，兩隻腿子也在打瞌睡呢。

快到朋友家了，幾個工匠在拆一座還算高大的房屋呢。他們有氣無力地搬運磚瓦，在房上和地上。在地上的還不要緊，他躺下去就可以睡；而且腳下有乾草，既跌不落，又能睡得相當的舒服。那房上的，我真替他們捏着一把汗，一下子滾下來，豈不要完兒哩？站住了兩分鐘，不要緊，他們看那房頂子和我們看臥床差不多，垂多總和我們看地面沒有兩樣，——懶洋洋地，臂膀足軟地走來走去，是那樣的滿不在乎。

朋友在床上躺着呢。見了我，無力地點了點頭，——其實只是把下顎往回收了兩三下；瞪着深陷下去的眼睛，小聲地問了我幾句話。他太太好像十天沒有睡覺，走起來，腿子也伸不直，拿個盆也嫌不大保險的樣子。我不由得時時伸出手去，預備在必要時幫忙。在那裏不能高聲說話，只聽見鐘聲「的達的達」地響着。可是這像老年人在走路，怕有些跟不上別的時鐘。問他們，說是很準確的，從不誤事。

回來，在路上遇見大風；是西風。把土捲起來，對面要看不見人呢。有幾輛牛車，車夫和牛都是慢慢地蠕動着；車夫還是閉着眼睛

呢。我跟着他們走了兩丈遠，他們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改變。我疑惑他們還要這樣地一直走下去，不會停住呢。

到了學校，門房裏也是靜靜的。那看門的人的腦袋低下，下顎抵着胸膛在打針呢。

走到花園裏，二寸多高的花苗兒都把頭兒低下，似乎也是睡着了。走過幾個小學生，不是睡醒沒有洗臉，便是又要睡覺了。今天，在中國，在這裏，在我眼中的一切——人，飛機，時鐘，半花兒……好像都很疲倦，都沒有清醒。

演劇者的日記

張季純(山西)

昨晚的戲演到十一點多鐘才完。因為是最後一晚了，所以回到劇社來大家又談論了許多時候才去睡覺。這樣使得今早遲至七點鐘過後才從被窩裏爬起來較之平時五點半就要練習，已經是拖兩點鐘的光陰白費在睡覺了。

八點鐘喫過早飯，就憶起昨晚僅僅想到而沒有解決的事情：應該開一次會報告這次的公演情形，應該告戒一下幾位演員在演戲時的不良行為；應該計劃一下今後的社務進行……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人事的難以應付，任你一片好心去這樣那樣，也許無意間竟得罪下一大堆人。不過，自己的責任是這樣要只管沉默着也不行。所以一敲過九點鐘，便鼓着氣叫人把開會的鈴搖了。

當全劇社(西北劇社)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心裏就像

一把烈火似的燃燒起來，可是表面上却依舊支持着相當的鎮靜。第一，先讓這次經手會計的人報告了營業的情況，共收入六十七元五毛四分，支出三十二元二毛一分。第二，我便提出這次演劇時幾位男女演員所表現的不良行為：1.兩位女演員不顧劇情的需要，竟在兩頰上畫了「胡蝶式」的笑渦。2.一位男演員在化妝時專意空下半個頸部，理由是這半邊可以使觀眾看不見，所以就省略了。3.四五位女演員由劇社至劇場間的往來，都是各不相擾的單獨出發，而不能有一致的行動。雖然這對演戲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妨害，可是在太原這種不大開通的地方，一般流氓無賴對於女人——尤其是女演員，却保不定會做出一些狂妄的舉動。我一方面正經地向大家說話，另一方面却也沒有忘記觀察每個人的神氣。有的人自然在和平地傾聽，但也有人顯現出難受的面容。在這樣情形下，忽地使我腦子裏興起了一種「多言招怨」的感想，於是就好像因為口吃似的把話停住了。匆匆地結束了這次聚會的時候，更令我無形中感覺到人世間有一股淒涼可怕的气氛！

每次演完了戲，照例是要休息一日的，因此便使我懶於去想那些社務進行的事。近一月來因為忙於排戲演戲的原故，好久就不會翻開書本了。今天，爲了想掙除一下心胸間的煩亂情緒，特地將五一節在覺民書店所購的那冊「宋春舫論劇第二集」拿出來，這本書除開開闢同時一技作氣看了大半外，只有白里安那篇

「梅毒」還不曾聞。提起「梅毒」這個詞，本來，當七八年前我在北平研究戲劇時，便專意由「新中國」雜誌上將它拆下來訂在一起，可是說也奇怪，直至現今還是壓在書箱底下，未曾去讀它。現在已是被譯者又和其他的東西搜集在一起出版了，想起自己本有先讀之權，而不能去享受那種「先睹為快」的樂趣，真有些對不住自己，於是決意在今天下午，必須要了此夙願。

約摸由兩點鐘到五點鐘的光景，總算把「梅毒」看完了。心裏除感到這件工作還少堪告慰外，對劇中所描寫的醫生，那種誠懇的真摯的為真理而服務的態度，反覺得自己對人生的理解與認識，實在是太脆弱，太畏縮了！可是在寫劇手法一方面，覺得它太偏重於理智的宣揚，缺少濃厚感情的描託，所以就不得不陷入於宣傳式的說教中了。這種間斷劇背過具有缺點，由人生的立場說，對社會雖有絕大的好處，可是在舞台上的壽命，却是極短促的。所謂得之於此者失之於彼，在寫劇上也不能例外吧？

——在太原西北劇社

一頁日記

風雲(山西)

早晨六點鐘，一睜眼，呵！晴天！——從心裏笑了。

近來，老天爺也成心鬧別扭，老是哭喪着臉，像煞有噱心事。狂風挾着風砂，伴襲着。雖是夏天，棉衣什麼的，還得放在手邊，說不定

什麼時候，就：照顧一下。

母親眉頭一繃，嘆一口氣：唉，亡國的天氣！

然而今天，晴了！

天空，藍緞子似的，賊亮賊亮的，放着光。笑迷迷的太陽，使人想起什麼商店中坐櫃的娃娃，睜着眼的胖掌櫃來。風，剛能擺動樹葉。天氣不冷不熱。——宇宙間，一團和氣。

上午十點多，忽然半空中機聲隆隆：飛來一架飛機。從過去的經驗，知道這飛機不是我們自己的。跑到院中，向天空一看，果然，一架深灰色的單翼飛機，翼下左右各印着一枚紅色的太陽——「友邦」的飛機！天氣是那樣的晴朗，看去異常清晰。

近來，我們這「友邦」，為了表示「親善」起見，三天兩頭的，用飛機向太原運送着什麼「武官」、「顧問」，以及一切的「密令」。看到這樣負着兩翼「親善」的使命的「友邦」飛機，在自已的天空上自由飛翔時，人們的心上，都感到鉛一樣的沉重，壓迫。十一點三十分，大約是「使命」已經完成，這架飛機，又向來處飛去了。

呵，祖國的悲哀呵！

下午跑到學校裏，上了一個鐘頭的課。

不久就要畢業了，所以，一上課，學生們總談談將來的出路問題。——的確，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但是，整個的國家，民族，沒有出路；個人又怎麼會「出路」呢！

這兩天，正在講着那有名的「古詩十九首」——我不清楚：這樣的作品，究竟會給我們以什麼啟示呢？

這樣的「教育」這樣的「中國教育」

好久就想去看×君了，但是，老沒機會。昨晚，在青年會北樓，「西北劇社」公演的劇場中，又會到了他，讓我去看他。

吃完晚飯後，去了。

他呢，去年從法政學院經濟系畢業後，有一年的工夫，找不到工作。他雖然讀的是經濟系，但是，喜歡藝術，尤其是對於「木刻」，頗有根柢。但這年頭兒，學藝術的人，沒飯吃，所以就老失業。直到最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在「主張公道團」總部裏，找到一名小錄事：每天工作八小時至十小時以上，月薪大洋十八元！

當我們談到了這，他苦笑着說：「只要人家肯賞我們一口飯吃，就是天高地厚的恩惠了；我們還敢嫌道差事不好麼？哈哈！」

我默然了。

我們又從木刻，話劇，談到文學，藝術，又談到吃飯，失業；最後還談到近來太原市上的「漢奸」。

前幾時，有人在報上登啟事，說是聘請什麼「華語教師」，資格不限，報酬從豐，「有願就者，請到正大飯店接洽。」

當時，我們就覺得那廣告有點邪門外道的。後來，有人去探聽過，據說的確是×國人利用「華語教師」之名，在收買「漢奸」。

薪金頗高，工作則很秘密。

我的一位同學，從大學畢業後，沒辦法，聽說近來也成了這類「華語教師」之一，住在正大飯店三層樓上，費下老夾着大皮包，出入都是汽車，很闊綽呢。

本來，當「好人」，沒飯吃；更何況殷汝耕之流，又給與人們以「榜樣」呢！所以，很多的人，口頭上雖然竭力詛咒作「漢奸」，心裏却很活動了。假如到了肚皮更為乾露的時候，「華語教師」的產量，一定是很可驚的吧！

我覺得，這正是山西——也可以說是華北，是全中國的一大危機！

天氣已經很晚了，於是，向他借了本徐懋庸譯的「伊特勒共和國」，就跑回來了。

一方里內的一日

鄭見南（山西太原）

「叮鈴叮鈴叮鈴……」

鈴聲經過了這廂，又穿過了那廂，接着一個個門板上的圓孔裏，現出了陰凄凄的眼珠。

「先生快開！」

「早出來幹麼……？灰鬼！」

「呀！閻死人的……一夜了！」

不一忽，碎碎，拍拍，這才是打開柵欄，放出綿羊來了。接着，又是「咩咩咩」送出尿盆，又打回了洗臉盆。鈴聲，嗽聲，不似先前那樣寂靜了。

用大小房子簇聚成的十字院心，交角切成正面，亭子式的中央樓，佔了中間，柳葉細塔，晨光淡照，死灰的景像，透出些許鄉村風光。

開了早封後的人數檢查，就掀上了飯廳，圓圓吞來，來一套：生米粥，酸鹹菜，冷開水……

總算飯後罷，三三五五談起消磨時光的閒天來。日本飛機囉囉飛過頭上。

「噢！抗×，二十四架飛機亡東北，真的，刺刀，炸彈……學生，工人……呀！我親自幹過呵！」

新來的一小個，驚人地說。人們都聽他的話。

「不過呵……不便說罷了！」他又沉下他那黑皮似的臉皮。也許他有神經病。

二門上走進了美老二的哥，眼已紅紅的。於是，人們又說起美老二已死了。

「老二已死了，害的胃病，整碗的吐血。」

「吃上豬食，還不得胃病？」

「不是一拍炭就是二百斤工廠裏往死的受。」

「一股勁拉磨，得不到午上一頓麵。豬食，狗食也得吃！」

「唉！弟兄倆，剩下一個了！」

「嘿！那還奇怪，誰保住誰？」

陽光已照滿天空，百十多個吊下臉皮的人們，這裏轉轉，那裏轉轉；有的在看書，有的在賭博，也如熱鍋上的螞蟥。

八點，十點，先生們是換班了。於是，你鬧，他鬧，爭先恐後，又是四五個鐘頭，才算有的吃，沒的在旁邊看。

日本機又很自在的飛了去。人們目迎目送。先生們也熱的睜不起眼來。他們喊號頭的聲音，很慢長的在人們噪雜的晉內。

「受過家庭教育的人，道德倒底不壞。」大鼻子「無期」提了。

「怎麼？」大家圍過來。

「大連長×××號，和×××號拍槓，大連長打了個痛快，×××號不還一手。要不是家庭教育好，那有這麼好的道德？」

「對！雖然吃虧，道德不壞，比大連長討了便宜高的多。不怕他當通官！連響麟「十八年」也說啦。」

「你看，日本人打了中國，我們始終不抵抗，那就是道德比他高的過。」大鼻子「無期」很得意。

「總還是孔聖人……」一條腿「十二年」也嘖嘖。

「國家大事還能用一個人比？」好幾個這樣說。

「羅馬還比君子呢。何況是人呢？」

「以小比大呢？」鬧成一堆了。

就這樣，每人一件灰皮，前後還縫了紅色號頭。太陽也灰了下來，更顯得慘淡，疲乏。

又喝了一頓稠粥熬的稀飯後，太陽也倒在西方，又來了個晚封人數的檢查，又入牢籠，來一個鎖門大吉。空氣沉靜下來。管理人放心下來。黑房裏的人們，祈禱着光明之來臨。

柳村的一日

懷
太原

正午的陽光，格外強烈；十字街口的九神祠前，簷蔭下的階台上，圍攏着一個長形的人堆，在乘涼。除過很少的幾個人外，每個人都穿着污穢襤褸的衫褲，有的簡直在破爛的窟窿中，露着紫黑的肌膚；大多光頭赤足，沒精打彩地蹲着。各個已被太陽蒸晒成枯澀焦黑的臉龐上，都罩着一層飢寒苦瘦的愁容，愁眉淚眼打盹似的，靜聽着靳老頭子和攔搜他們的談話。

靳老頭子年青的時候，在附近地方是個很有名的商人，所以他對於世故的經驗，在我們莊下，總算一個比較豐富的人了。他時常好談東道西，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配着一副刻滿了繡紋的面龐，兩腮深深地塌陷着，額下的鬍子，雪白地拖到胸前，嘴裏斜倚着一枝很長的煙管，呼呼嚕嚕的說着：

「這年頭兒，教人怎樣活下去？昨晚聽村長說，城裏又派出差爺來了。」吸進了兩口煙去，接着又說：

「大概這次每村除出車輛外，還得出錢。」

「那自然咧！咱們的軍隊打××黨，花錢用車一定不少，你說不向村裏要，向那兒去要呢？」攔搜，很神氣地回答着。

攔搜，是在村公所裏辦差爺的，每次經手辦差爺的時候，總得攔搜撈些肥頭，通過發洋財的爐。他對辦差爺自然是十分歡迎，甚至有時還在祝禱着差爺的來臨。

他的這個職務，是給劉五爺的姪少爺敬奉了三兩多大煙土，才到手的。他是矮小的幹兒，一副陰慘的面孔。就是村裏的小孩子，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害人手段。所以他得了那麼一個諺號——攔搜。

「喂，辛考！你今天沒有到地頭幹活去？看樣兒你是有病嗎？」靳老頭子對人裝着沈默着的陳辛考說。

「啊！——你老讓我上誰家的地裏去？我們東家，（地主）因為蠶桑一天多一天，又加近來的差餉這麼大，說是種莊稼的人，應有多少賠頭，前晚已經辭退我了，還說：寧願地土荒着，也不敢再用長工了。」

「那你怎不趕快再找個主呢？你家五六口人，莫非積多了吃的麼？」靳老頭子似乎極關心着陳辛考的家境。

「沒人憐呀！誰說不找呢？家中那裏有的吃？昨天才拿到結算下來多餘的幾毛工錢，去鎮上買回了二升穀子（麥皮），二升高穀（糜子），拌着野苣，用紅麵湯送下去，算是挨過了一天。媽的，這

個年月，窮人還有活頭嗎？倒霉的很，可巧高糧餛子也在昨天漲價了，聽說沒吃的人太多，都買着吃餛子，並且縣衙門裏也派着人買了好幾十石，給犯人作囚糧……」

「噢——餛子，高糧，漲了多少？」據搜和另一個叫做武子的，同聲問了。

「餛子每斗三毛二，高糧八毛半。」

據搜馬上把餛子高糧漲價的事情，在腦海裏兒了幾個圈兒，便打定主意。可是他對武子和高糧漲價的事，自然又和陳辛考武子他們，另是一種看法。

劉五爺那兒剛剛開過了早飯，劉五爺正在同大肚兒的太太對坐着抽大煙。就在這時，據搜走進來了。

「五爺，太太，你們早安吧？」五爺，你老真是貴人天扶持，這可再做一回存盤吧，現在又有好機會。」

「又是什麼？」五爺把半粒煙泡抽進去，稍稍歇起了上眼皮。

「餛——子，高糧，餛子，高糧，現在都漲價了，爲的窮鬼們沒吃的太多，又且別的糧食，都做了軍隊的給養，我想這盤生意，祇要我們做下去，准能賺錢。」據搜摸着額角上的汗珠低聲說着，不待他說完，五爺的大少爺已由旁邊的椅子上跳起來揮手了：

「喂！你看當真還是天有眼，活該那班窮鬼們遭難了，這盤生意我們定要做。」

「這檔生意，你有把握嗎？買多少好？你看將來能漲到什麼

價？」五爺對兒子說。

「準有把握。近地方沒吃的人多着哪，在這時青黃不接，餛子準可漲到五毛多，高糧至少也得一塊，各樣買上一二百石，最少也得賺幾百塊錢啊！」

「那末你去快點去，到咱櫃上告給王掌櫃，讓他一塊兒同你辦這檔生意去，就是多買一點也可以。」

五爺本是鄉裏頂有威風的官紳，無論在財產上，勢力上，都佔着頂大的份兒，因之一切村政，沒有不是由他支配的。

午後約莫在四點多鐘的工夫，只聽到村裏到處這樣嚷着：「啊！啊！這可怎活呀？高糧一下子又漲了一毛多，聽說別的也都漲價了，窮人們吃什麼還真不得活了……」

傍晚，九神廟前，人們又在談論着：「××鎮上的高糧餛子都被買絕了，聽說村裏的靳老頭子也買定了高糧五十七多石做存盤。」

一幅交織成的可怕圖畫

朱增祥 (山西忻縣)

在這小小的村落裏，——山西忻縣的一個小村，我看見了各種可怕的事實，交織成一幅圖畫。

這個小小角落裏，我們看不出他會感到圖難險重，農村破產，

「共匪」騷擾的情形。在村北的一個古寺裏，有許多袒胸露臂古銅色皮膚的人歌唱着工作。

巍峨的莊嚴的佛殿，現在正有許多人補修；將傾倒的山門，也有許多人將繩索縛在牠的柱上，手引着做矯正的工作。一片價「拉啦，拉啦」的呼聲。這樣大興土木，補修沒落了的古寺，誰能看出農村會破產？誰能看出「共匪」剛從我們山西退去呢？

是前兩月吧，玉田村公所發出一種重修××寺募緣啟，因出捐募啟中說明本村××寺，是創建於唐貞觀中，歷經修葺，得以巍然存在。今瓦屋傾圮，牆垣坍塌，故不忍觀貌凌夷，有借助他山之必要。末署村裏有聲望者二十四人經理其事。是這樣興工，也許專靠四方的好善君子？

但其中一位著名的經理人，他家就在這一日將耕地的老牛餓斃了。我親眼看見一個沒有欄子的牛車將那四肢僵直的黃色的老牛一頭一簸地拉回他家。我不禁想起熊佛西的劇本「牛」裏邊的牛，就是這個牛的寫照吧！那慘叫的聲音，彷彿在我耳鼓敲繞。

到底這表面的興修古寺，掩飾不住於古老的社會沒落。

※ ※ ※

一個結婚不久的女子，睡在床上呻吟着。許多人圍着一個巫婆，說是請來給女子醫治病的。

她因不見容於她的丈夫的母親，終日悵鬱，終於睡在床上呻

吟了。她的婆婆整天罵罵，好像罵就是對兒媳的正常態度。

她不敢反抗，也不知反抗。當她罵她的時候，她會拿笑臉對待她。她背着人的時候，痛心的哭了。她罵她哭，好像成了她們的日常功課。

她的丈夫也愛她，他們很親愛；但他也保護不了他的她，只好任她一天一天的瘦弱下去。

她躺在床上，微微地呼吸着，兩眼緊閉，是願意安靜的樣子。但她們請來了鄰村的老嫗，坐在床頭的檯上，有聲有調的歌唱起來。病人呻吟的聲音，他們一些也聽不着。他們只側耳聽老嫗的胡叫。他們聽出她說她的病是着了魔的。接着她說要治她的病，有她的門前的樹皮煎下的汁和着符紙灰喝了自會好的。於是他們有的忙着張羅樹皮去了，有的請老嫗畫符咒。當硃筆黃紙正擺在老嫗面前的當兒，成年瘦弱叫了一聲，衆人忙轉過頭去，知道病人正在呼吸最後的一口氣。

我獨開的話匣子

梁吉民（山西忻縣）

這天我因為職業關係，講解了一句鐘光景的共黨殘忍手段。聽的人感到無聊，講的人當然也覺着乏味；然而我不能不這樣做。好像開了話匣子，只要撥動機關，沒有不旋轉着歌唱的。

十七日那天晚間，我們主張公道園村團部（我是一個小學

教員，是當然文書。收到縣團部和縣政府的一紙會令，說是奉總團部命令，令各村長、村團長、文書等，宣傳防共工作，另附一紙宣傳法，列舉五條，其中第二條即爲「村長、村團長，應遵照防共時期工作，及宣傳大綱，及團主任爲訓，共告山西人民書等件，會同學校教員，三方面確實負責，對村內民衆逐條詳細講解明白。」第三條爲「各村每日宣傳應由村長負責，乘午飯有暇或昏夜睡覺前，將人民召集在公共場所或戲台前，聽講一小時，每次講解，由村團長教員輪流負責詳解。」第四條爲「宣傳時期，自令文到達後次日起，以十日爲限，務須使聽講者一律澈底了解。三十八歲以下年齡合格男子並應將防共歌，唱熟，期滿分別會報縣長，縣團長，覆查。」

照令文第四條規定，應當於十八日就得召集村民，講解官方發來防共的方法。但因為地防當局，歷來因循苟且，什麼公文法令都看得「不過那麼一回事」，所以到二十一日才開始召集了一部分村民，使我單獨地唱起話匣子來。

是晚間七時了，暮色籠罩了全個宇宙，怒吼的風仍然是那麼吼着。雖然已是初夏時分了，但風吹在身上，覺得有一股冷氣襲來，使人受不了的樣兒。

來的村民，約莫有三十多人，齊集在我們唯一的教室中。嘴裏都含了一根長桿旱煙袋，吐出濃白的煙，一團一團地升上去；至仰廳處又折下來灑漫了整個屋子。不滿三立方丈的教室，完全給這奇異的旱煙充滿了，使人窒息。

「坐好！大家坐好，可以開講了。」從嘈雜的聲響中忽然發出這種命令的喊聲，大家給這一喊，暫時沉默了。才注意到是村長的喊聲。於是各人又復聚聚切切地談起來，恢復了先前的原狀。

接着村長又說：「大家不要吵了！今天是團總司令（山西人大都叫團主任爲總司令）叫我們召集大家講解防共辦法的。大家要仔細聽梁先生的講話才好。」說完，他便叫我走向講台去講。我因爲還有團長也是應當說話的人，先請他去說，但他再三不肯上去，我無法只好走上講台向大家點了點頭。這時大家沉默了，好像期待一種什麼東西似的。

我定神然後說：「團主任因爲現在將共匪肅清了，爲使大家明瞭共匪的毒辣殘酷，不上他們的當起見，所以令各村召集大家來講話。我們忻縣雖然未遭匪徒的蹂躪，但提起匪的殘忍毒辣來，很够大家變色了。共匪怎樣的毒辣殘忍，有主任的告人民書，可以告給大家。現在我開始講這上面的話，使大家清楚共匪的根本面目。」

我說完這一套序文以後，便將團主任爲訓共告山西人民書一句一句地解釋起來。

於是「共匪圖人是先甜後辣……」的話匣子便一句一句很響亮的代替了先前的嘈雜聲響。

一會兒，還有頂少數的人側耳傾聽，面上變換着不同的容顏。也有些人悄悄地細談起來，是關於共匪的話呢，還是揭發誰家的

陰私呢，我正因忙著唱話匣子，顧不到這些。

又有一部分人，確是不滿意這種說法，偷偷地溜走了。於是我們開的話匣子，又漸漸被大家嘈雜的響聲壓得聽不清了。自己本無心講演這些，眼看大家聽得太不起勁了，便宜告停止講演，走下講台來。

「大家聽着，」村長又發言了，「我們講演十日，今天是第一日，大家不很專心，私自談話，希望你們以後再不要這樣。」村長略停一會兒，繼續往下說道：「再者，今天只講了爲剿共害人民害少許，以後講完時，還有肅清共匪後告人民善和防共時期工作及宣傳大綱兩書，天天請大家來到，務使澈底明白才好。不然，我是奉了上峰命令要對大家不客氣的……」

村長似乎還沒有說完，三二十個人頭已經動搖了。他們嘈雜的比先前更甚。同時一部分人已移動着往外出去了。

接着我們也走出教室來。聽得村民囁囁地私語。在私語中，我彷彿聽見：「今天講了些什麼，不是共產黨又要來，起什麼捐稅的？」

就這麼的過了一日

王石古(山西)
鄭麟

在這多日沒有下雨的日子裏，真使人乾燥的有點難受。尤其是教室裏邊，一進去了，就能使你很敏銳地嗅到一種不行常的氣

味——足汗味，汗味，臭子臭味……裏面的成分太複雜了，就是專門的化學家也恐怕難以分解的吧？

我每天所怕的就是上堂，上堂就怕嗅香味；然而現在鈴聲又響了，爲着飯碗問題，也只好捏着鼻子上課去，雖然我的勞動，並沒有得到「代價」。

「你們爲什麼不揮桌子上的塵土？看你們教室裏污穢成什麼樣子！」

「老師，我們時常揮啦，這一會揮了，停一會就又聚滿了。你看窗戶的幾個破紙窗簾，我們跟校長拿紙去糊，校長只會呼呼的哼幾聲，結果也沒有拿上，那土都是從窗簾裏吹進來的。」年歲大的一個學生站起來說：

「老師，叫校長賣些窗紗給我們換換窗戶吧？這教室裏的臭味就是沒有糊窗紗的緣故。」又一個學生說。這叫我真有點難以回答他們了。本來這時季已經是五月，老天又是故意的炎熱，可是學校裏連一個銅板都找不到，那裏能顧到這些瑣碎事呢？所以我只好公開的向他們說了：

「你們要知道我們這個學校是縣立學校，一切的經費都跟縣裏領取；可是今年自從匪擾亂以來，縣裏的支出不敷，所以咱們學校自一月份起就沒有領到一個銅板。現在時局雖然平靜了些，而縣政府的虧損太多，三兩個月內恐怕沒有希望。這不能怪校長，這是錢沒有到手呀！」說着，我又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服，

「你們看，我現在還穿的是棉衣棉褲，連季也換不轉了。」

管伙食的李先生把昨天結算的伙食賬報告給大家聽：

「諸位，這個月每人均攤四元五角，趕緊回去拿錢，要不然的時候，陸盛昌就不給咱們麵了，咱們就有絕食之憂。」說話之間，廚夫端來了幾碗白皮麵，我就把柳條做的饅子拿起來一口一口地動手吃下去。

「四元五角，回家去拿。他媽的！有錢還到這裏來幹嗎？家裏不能使用錢就够受了。怎麼一月就能攤四元五角？就是每天吃肉也够了，吃兩碗白皮麵還要攤四元五角。」這是我聽了李先生的話後，心內的咒咒，却始終沒有說出口來。

「李先生我們每天平均能吃多少麵呢？」

「大概平均二斤把麵。」

「哈哈！一個人能吃二斤麵嗎？就是我們這幾個，恐怕不相信吧？」

「我也覺得很奇怪，往後咱們得小心着廚夫，這個月以每人每日斤四兩麵計算，要有一百餘斤的餘存才對；可是現在連一斤都沒有存下。」

午後風定了些，學生們要求我打籃球。說起籃球倒有一段歷史。這顆籃球原來是破了幾個窟窿的寶貝，經學生們慘淡經營才把牠補綴成了個橢圓形見方的怪物，你要是一拍牠，牠馬上就要從你手裏逃走。籃球場子又是多年未經修補的，地面浮土大約有

二三寸厚，不用你打十分鐘的時間，飽管你飽飽的吃一肚灰。說到籃球板子，又是太可憐了。你如果把球擦過去，牠就像有點恐懼的樣子，可不着這樣激烈的痛打，可是這板子還只有半塊，聽說那半塊是不多幾日前被風吹掉的。

軍笛一鳴，籃球戰就開始了。這裏所用的軍笛，也是舊傢伙，只能作嗚嗚的響聲，不能奏七音，因為學校裏沒有哨子，所以就廢物利用了。

正在雙方戰得激烈的時候，學生們忽然哈哈的大笑起來。我不懂他們笑的是什麼，後來我留心看他們的眼睛，都盯在我的腳上，我俯下來看時，原來是我的無底牌襪子出來作怪，牠把底子翻起來朝天呼吸新鮮空氣了。我趕快把牠掠正，才又繼續的奮鬥。晚間的美字燈，是用不着學生來擦的，因為一擦就有下次不能使用的危險。在牆上面糊着的那五六個窟窿，是每日應該重糊一次的，不換的時候，牠就給你突突地冒煙黑煙。

鐘響九點了，實際總有十一二點。「他媽的，鐘也跟你搗亂起來！」我就這樣的入睡了。

小城市的片段

辛 易 (山西新鄉)

流鼻血，對於精神這點的人，委實了不起。一連好幾次，幸虧還算防止得穩，出血不多，但是，却很使我痛苦了！

早晨，因為我臉上的神情很不好，竟引起訓育主任的發問：「喂！你怎麼樣了？」

我告訴他我沒有病，祇是最近幾天裏煩惱着鼻孔流血，醫生全開過了，但是都沒有辦法。

「那麼，你還是到城外玩玩，那兒空氣也比較新鮮。」

好吧！一肚子悶氣，正想發洩，還有什麼不可？但是，誰料想到，真討厭，一出門就碰着大糞車，直逼得人邊不過氣來。

跑了一大段路，嘆着又有些不對，我斷定一定是充滿本城的「特有物」的味兒。如有人發覺，當時我真敢以首級一頭相贈。趕到拐過灣子，可被我猜對啦！那警察的棍子剛從那鄉下人的頭上落下去，兩隻眼睛瞪的真有銅鈴那麼大！

「媽的！皮長瞎了眼睛，怎麼會將我捉出來呢？」

「老總，一担糞要幾百個銅板，賺了頂許多，我已經很傷心啦！而且，街路又是這麼不平。」鄉下人帶着可憐的神氣哀求着。

「不平就往外邊跑嗎？真混蛋！城內的衛生簡直不懂。」

哈哈城內也真够！生了，塵土積得寸把厚，老朽的石路不把脚拌壞，就算是前世的運氣了。我不敢再領教，便一直跑到南門外。

回來的時候，怕又碰着糞氣，還是繞點路好。的確，背巷裏比較清靜得多，一個人慢慢地放開步子，多麼自在！但是，冷不防伸出一隻手，直拉住我的左臂不放。啊，這是誰呢？真野蠻！我回轉頭來，怎麼？是一個蒼白臉色的少婦，幹起這毫無恥的勾當呢？

「先生，請到家裏坐坐吧！」我簡直呆住了！甚麼回事？這大概也是本城裏的「特有物」吧，我真有點奇怪！

「客氣什麼，如果先生煩悶的話……」

我明白了，但是我極力掙扎：「不，我不煩悶……我……我不……」雖然她死拉住我，但我却把她掙開了。

那位少婦苦笑着，她那張可憐的蒼白的臉孔，顯見得是缺乏營養的，兩隻眼睛吊着淚，我的眼睛幾乎也起了感應。但男子們在外邊哭，畢竟是大煞風景的，所以已經發源的兩條河流終於被收斂起來。

我走的很遠了，但還隱約的聽出她的聲音：「唉！真忍心！」

逃兵

冀振義（山西）

昨天下午，有人告我說：「咱村的站街保衛團捉住幾個匪類，現在捆在廟上（即村公所），快去看看吧！」我得了這個消息，急忙跑到廟上一看，原來是幾個本地人，其中有一個我還認得，記不清是在幾時見過，只知道他是三岔溝村人。

這人一見我以後，就連說也說不及似的告我，「我們在吃午飯時，就來了十幾個穿軍衣戴軍帽的人。我村羊夫三則，也不知得了他們多少錢，引到了廟上。他們凶風霸道，廟上所有，大吃喝了一頓。還問村長要什麼盤纏費。我們村長說：我這裏村子小，人家

窮，沒有法子，請去別村去討吧！剛剛說完，他們就用繩索把廟上所有的人一齊捆了，隨即在村裏亂搶亂鬧開了。我們這幾個偷跑出來的人，結在一塊，要往城裏報官。我早想沒有通行證一定不能入城，不想在你村裏就被扣起來了，我們正急的不了呢？若再延兩天，你們村也早被搶干淨了。」

一會兒，我村的財主並地瘡真先生，放功上廟了，村長副一見，便趕快接迎。不知他說了幾句什麼話，把那幾個人喚進去問了問，就放行了。

這時候，我村的人心非常恐慌，關堡門，上堡牆，街頭巷口，都聚集了一大堆的人，紛紛議論着怎樣抵敵逃兵，竟有一夜沒睡的人家，尤其是隔壁牛大娘院兒的地窖子裏，進去了有成百人之多，那裏的人不用說睡，滿的連坐也不能坐了。

到了今天早上，才見有三十多個官兵上去了，都戴著鐵圓帽，背著長步鎗，大約這是借來南震的剿匪軍吧！隨後又有一股（約五十多個）防共保衛團也上去了。我村的空氣也因而不平，靜下一點來了。堡門開了，地窖子裏的人也出來了一半，下餘的那一半，差不多全是女人了。

等到半後晌的時候，官兵保衛團一齊都下來了，縛着兩個人，到廟上喝茶去了。這時人心才真平靜了。

廟上呢？真如集會的一般，總有成千人，男女老少，都是來要清楚這件事的。我也走到廟上，見有兩個三岔溝村人告我村的人說：

「我們村的人，倒運至極了。逃兵搶劫了半後晌一黑夜，又強姦良民子女。多虧今早官兵上去打死一個，拿獲一個，又把那王八蛋羊夫三則也拿獲，該死不得活。」

有人問：「打死的那個在那裏呢？」

他倆答：「那死人還能拿嗎？只割他兩個耳朵，下城去證明就是了。留下這個鬼，還要活辯：說他也是商震的隊伍，在前線上剿匪，連長叫他們往前趕，他們連動都不動。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動，他說：『往前趕只是去送死。人家的一個人尋不見，看不見，待你趕到深處，人家就四面包圍着打起來了，一個也留不下。所以我們想，趕也是死，不趕也是死，任他連長怎麼罵我們吧！連長逼着沒有辦法，遂一鎗自殺了。我們就三人一隊，二人一伴，各自解散。可是沒通行證不能走路，所以我們就幹了這件事。』那三則他也還是強說，說他是逃兵逼着幹的，要不引，逃兵就要鎗斃他。可是他又得了人家的兩塊錢，這正奇怪，也不知他是爲這，也還是爲那，所以我們帶他下去，由他辯說吧！先就我村廟上說吧，前後共損失大洋約成百元，昨天是逃兵吃了一頓飯，還強了些，今天是官兵保衛團上去吃了一頓午飯。你想我村這七八十家人們，都是都是靠着每年田裏所打的糧食過日子，那還能受着重重逼拷呢？」直說至太陽登山，才下城去了。

至走後，就沒有得到什麼消息。